

姥姥的房间

文/靳卫红

去过几次姥姥的房间,都印象至深。姥姥不画画,可是某天突然以巨幅长卷重写明人吴彬的《五百罗汉》,我等看得连连后退。吴彬这幅长卷被姥姥放大到长至30米,硬是把人物形象一个一个地“扒”下来,以她自己的理解勾描,上色,靠的完全是天赋啊,可是了不得。

后来,再去看姥姥,发现她已抛下吴彬,弄了一堆新玩意儿。她用碎布片、开司米,将瓶子、椅子、柜子、花盆、树枝一一缝制起来,捆绑起来,包裹起来,她的房间突然成了一个花花世界。

姥姥的方式有点像传统女性做鞋子,做衣服,缝、补、牵、连,密密地,把心思缝进一瓶瓶、一树树。姥

姥做这些是为了愉悦自己,所以,它们都含有一种欣喜、自满。我手头有一个小葫芦,是姥姥的作品,每每我把玩于手心,都觉得这第二自然造得有趣,引动我的良性情绪。姥姥心思灵巧,手法朴素,自发的审美情趣把这些零碎点石为金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姥姥的房间里有一大箱子,里面盛满了姥姥做的小东西,本意是给自己的小孙女缝点好玩的东西,不期竟不能撒手地缝了上百个,个个形异,说不清的形象(大概姥姥自知),堆得满满一大箱,让人看了只想悄悄地抓上一把。

姥姥的兴趣并不全在小东西上,也有不少大家伙,房间里的柜子、椅子、桌子也被包装起来,它们穿着姥

姥裁制的衣服,欣欣然地站立着,享受着姥姥每日温情的注视。姥姥的房间生长出物的灵性,敲击着每件物品,杯碟碗筷发出不同的声音。姥姥一行一坐,改变了日常。

西方人克里斯托包裹过物品,被称为包裹大师,料想姥姥根本不知。他们都使用了包裹的动作,但根本的区别是克里斯托的包裹是事功的,姥姥的包裹是娱己的;克里斯托用社会这个舞台,姥姥只用自己的房间。无意而为是姥姥跟职业艺术家的区别,在自己的房间里消磨,是生命与时间的根本性对话,枝繁叶茂是姥姥心底结出的花。

姥姥是谁?姥姥是栗扣子的姥姥,廖雯的妈。■



姥姥的作品

鸟和鱼

文/金圣华(中国香港)

在水中鱼儿/梦想变成鸟儿/在空中鸟儿/渴望变成鱼儿/

天空宁谧的水/在如荷花的星星四周荡漾/

宛若繁星的白荷/憩息在映照天空的荷塘中/(自译)

这是加拿大名诗人布迪格的《荷花池畔》,多年前来访中文大学时所赋《荷塘六重奏》中的一首诗。诗人想象力丰富,当年流连在荷花池畔时,竟然感到与天上的鸟、池中的鱼心灵相通,其实谁也不知道鸟不想变成鱼,鱼不想变成鸟。可记得庄子与惠子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”之争吗?鸟儿鱼儿的生命历程如何?生活中有冀希,有期盼吗?身为既不能展翅高飞,又不能水中存活的人类,对此真可以一探究竟吗?

自从三年前生活中历经巨变后,寻常日子增添了许多独处自省的时刻,以前每天过得风风火火,很难定下心来好好静观四周,这会儿有闲暇有空隙,竟发现室内静悄悄,窗外的世界却有风吹,有日照,有树枝在轻摇!

窗外,右上角远处,那一棵绿叶

稀疏的树上,中央部分枝桠交叉,正好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,是哪一只聪慧的鸟,竟然在枝繁叶茂的浓浓树丛中,发现了这个好处所,于是,每天定时飞来,休憩其上,或舒翅展翼,或顾盼自若;又是哪一双敏锐的眼,居然在深深浅浅的一片绿荫里,瞥见了这个黑色的身影,自此引为良伴,日日期盼。

某一个星期天早上,斜坡上行人稀少,车辆疏落,窗扉外,阳光暗淡,曾闪耀丽日下的一片绿,竟变得沉沉郁郁,此时更盼望它来,一只每天必来的鸟,应该是归鸟,就像陶渊明所写的:“翼翼归鸟,载翔载飞”,远去之后,将会归来,忽然,黑影一闪,从窗前掠过,来了!惊喜中,写出以下的句子:

正恬着,它来了,一身黑,缓缓飞回自己的宝座,那远处树梢的枝桠。

苍茫大地,无垠长空,怎么就选上这棵树,这枝头?每天定时又定刻?

是觅食而回?是整装待发?是漫漫长途的驿站?还是羁旅归来的栖所?

……

这只归鸟,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只感受到它的出现,它的相伴,抚慰了室中人的心灵,得知窗外的它平安无恙,室内的她也平静安详。

除了观鸟,也在闲中养鱼。一缸清水,八条白里透红的小鱼,水草在清流中缓缓摇曳。鱼儿会不会知饱暖,感饥寒?饥饿的感觉是一定有的,每天喂食的时刻一到,八条鱼儿就会躁动不安,八对小小的眼睛,紧盯着鱼缸外喂食者的身影,身影向东,鱼儿会倏忽游向东;身影向西,鱼儿拼命追向西,然后,八个身躯紧紧挤成一堆,你争我夺,好不神勇!那身后的鱼尾,薄如蝉翼柔如纱,在水中急速摆动;鱼嘴张开,活像嗷嗷待哺的婴儿!鱼粮一撒,八条身影迅如飞剑,四射而出,各自找到地盘,如小鸡啄米般享受起来。

观鸟养鱼,可让自己细品慢尝,安享生活中的乐趣。看来,上了天想下水,下了水想上天的,大概只有永不知足,而又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吧!■

天下,浪子……

文/任宇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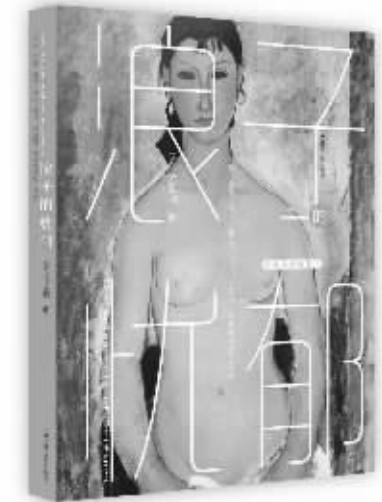
接连好几天,跟随孟昌明先生鲜活的叙述,把自己浸淫在与八位西方艺术大师们的对话中。手边是新书《浪子的忧郁》,我被画家感性的艺术释放而打动。看着那一个个历史隙缝中淳朴和无奈的面孔,突然和孟先生一样感同身受。因怜惜而尊重,而喜欢,而抛弃手边琐事,在某个诗意的夜晚,有了和大师们秉烛而谈的奇妙经历。

作者笔下的梵高如是说:“当我站在这孤寂的灌木丛中,便感到自己的心灵在提升,在逐渐变得坚强起来——我似乎感觉到,我心里藏着某种卓越的东西。”高更从文明社会逃亡原始村落,寻觅创作的狂野和内心的充盈。雷诺阿道:“我就躲在巴黎的阳光下,为这儿的,这儿的夫人和孩子造像,这温暖的阳光,这可爱的模特儿们,我还要什么呢,我没有理由彷徨”……大师的形象在我心中,慢慢由陌生变得灵动。能热切地感受到作者想要传达的冷静思维和热烈情感。他把浪子唯美的、带着生命伤痕的忧郁,沉沦后又迸发的一波三折,自由而又情意绵绵

地释放给我们。

既是作家又是画家——孟先生诉说着西方美术史上的人和事。读来并不让人有时空距离感,因里面渗透着作者鲜明的个人符号。新书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他的思路,把自己的情思与观念置于东西方艺术的比较、渗透中。

书籍出版对于他来说永远是一种过去式的喜悦、遗憾交杂着的事。与其说这是一部史论刻录倒不如说是一个情感和思想的锤炼过程,即用他人的精钢打磨了自己的一个模具,或是用他人的面粉烤了一块自己的面包,同样,这个模具或面包对读者是一个参与和拥有的过程——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写作,因为那些艺术作品原本不应该是拍卖场上的过客和博物馆中的收藏——艺术属于大家。我不懂书画,但我爱看行云流水般真实的笔墨。我不会写作,但我爱看文字流淌出的人性本真。孟先生试图用自己的体温给需要的人一点点温暖。想到一个俄国诗人曾经说过的:文字是矛,是盾,最后是作家的宇宙舵。■



《浪子的忧郁》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“悦读改变人生”征文活动投稿信箱:
xdkbxingzhe@126.com
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(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)

留一座美丽的岛

文/孙蕙

除去短暂的外出旅行和学习,我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小城。它不富有,却也不贫穷。不喧哗,却也不寂静。小城恰到好处的仁慈、悠闲,令它的百姓散漫、慵懒。穿行于下午宁静的阳光中,我常常发觉自己会迷失。我始终认为我的内心,有比白云更舒畅的空气,比浪花更深邃的海风。

我坐在朝南的窗下,打开一本有着深蓝色封面的图书。微尘就那样轻轻地浮起来,像书中的句子,又如细碎的樱花,飘飘洒洒地飞扬枝头,落了满怀。

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,不期而遇。

“当你在城里盖一所房子之前,先在野外用你的想象盖一座凉亭。因为你在黄昏时有家可归,而你那更迷茫更孤寂的漂泊的精魂,也有个归宿。”

越过岁月的幕帘,我抵达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凉亭。

记起1976年地震期间,大人们忙着搭建帐篷,而我则躲在遮了好几层棉被子的桌下,读着唐诗以至被母亲揪耳朵的憨样;记起少女时代,用三年的时间读完《红楼梦》的懵懂时光;记起自结婚以后,先后搬了三次家,千余册书终于有了它们自己归宿的那份无法言说的快乐……

相对于我来说,文字,就是我的凉亭了吧?它们总是让我聆听到我心灵深处的声音。

与温柔、明丽的文字相比,我更喜欢读悲剧性的文字。

不可否认,生活是够沉重的,但是,我以为,悲剧的震撼

力远远大于喜剧色彩的文字,而且读者的反刍时间也会更长,它是把生活生生地剥开来,露出最里核给人们看,它同样能给人以启迪。因为生活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,若一味地轻快、靓丽,总有一天我们会失了痛感,而不知如何寻找出路。

一段时间,曾发誓不再阅读,不再写作,做个慵懒的人,好好地享受生命所给予我的一切。

可却做不到。因文字给予我的那份快乐、自信,是无法抗衡的,而文字又是终生伴侣,隔着时空看过去,永远都是鲜活的。好的文字可以直抵灵魂,彼此安慰彼此倾听,彼此深入彼此抵达。

于是,继续在夜深人静时面对电脑,让一些心事从指间流淌,这时的我,恬静、安然、婉约,一副小女人状,穿着家常睡衣,伴着一盏橘黄色的台灯,那些击碎夜之梦的文字,如黑夜中盛开的满天星,温暖着我的十指,似水流年的,是盈盈浅笑时,伤怀的美丽,只是为了在心中留有一座美丽的岛!

岁月如此流逝。我在自己的岛上,用文字结网、晒网,每一个网眼,都是压缩了的时间,它朝着无数的方向延伸,复制着我的记忆,触及内心最柔软的部分,哪怕再也无处可寻。■